

人物志

“我当不了自己的家，成天烦”

齐鲁晚报:恭喜你获得《星光大道》月赛冠军。这次是要去哪里参加活动?

朱之文:噢,你认出我来了?我去威海乳山,明天(5月28日)回济南,影视频道有我的专访,然后我回单县住一夜,我们单县也有个演出。

齐鲁晚报:自己去?
朱之文:两个,有一个电视台主任陪着我一块。我在这方面没有经验,他照顾我,怕我上当受骗。

齐鲁晚报:最近都在山东活动吗?

朱之文:全国各地都去,前一段时间我上中央一套新闻频道、中央七套农业和军事频道、星光大道,还有凤凰卫视鲁豫有约,还有菏泽、郑州都去过了。

齐鲁晚报:一个月有多少天在外面跑?

朱之文:(叹气)跑够了,得有二十七八天都在外边,没办法,这么跑了3个多月了。

齐鲁晚报:日程排到什么时候了?

朱之文:到七月份了,还有人跟我约。

齐鲁晚报:每一个安排都记得住吗?

朱之文:记得过来,我也不带笔记,(那样)一记起来就没完没了了,看了就害怕,不敢看。反正他们提前几天就给我打电话,让我什么时候上哪里。

齐鲁晚报:你会推掉演出吗?

朱之文:有,上海的那个我就推掉了,中国达人秀。

齐鲁晚报:可那在全国也很有影响力。

朱之文:可我没有时间。他们让我马不停蹄地去,但是咱答应人家的活动得有个先来后到。

齐鲁晚报:放弃了一个影响力更大的机会。

朱之文:对我来说……(影响力)大小我不分。站在中央台上跟家里都一样。

齐鲁晚报:一般参加活动要唱多少歌?

朱之文:一般就唱一两首歌,熬时间没法治。像那天在鲁豫那里做采访,演出,做完了就到下午4点。刚出来门,就坐上车,不停,马上上北京电视台,在那儿一做做到晚上10点多。做完了又坐车到火车站,晚上11点在那里等火车到菏泽,到了就6点了,赶紧吃饭,排练,之后就到济南来了。

齐鲁晚报:适应现在的生活吗?

朱之文:(这和以前)大不一样,不适应。本身我就从来没有想过要当个歌唱家,我这个脾气性格就是爱玩,不受约束。现在我是自己当不了自己的家了,成天烦。

齐鲁晚报:怎么叫当不了自己的家呢?

朱之文:身不由己。他们(邀请方)给我打电话,我要是不去,他们马上就给省里打电话,省里再往县里,县里再给我打。6月10日有个活动,非得让我去,说不去不行,我说县里还有活动,他们说县里有活动也得听中央的。

齐鲁晚报:你听吗?

朱之文:我不管,我想去就去,不想去就不去。可是县里说我不去他们就没办法交代了,呵呵。

齐鲁晚报:为什么不想去?

朱之文:太累了。

“总共挣了不到六万块钱”

齐鲁晚报:参加这种演出,他们能给你多少钱?

朱之文:能给个五六千块钱。

齐鲁晚报:收入比以前多了吧?出名后挣了多少钱了?

朱之文:那是,收入确实比以前多了。以前唱歌,一天能挣四五十块。现在总共挣了不到6万块

尽管已经成名,但一件发黄的白衬衫和深褐色的厚袜子,以及对签名合影者概不拒绝的态度,仍旧散发着朱之文的朴素。

但他已经不是那个种地的农民,整个五月份,他没有在家呆上几天,连轴参加各种电视谈话节目和演唱会。

唱歌带给他的收入远比种地要高,但5月27日下午在济南机场等待飞往威海时,朱之文心里想的还是家里的地是否已经浇过了。

朱之文不习惯像一个明星一样“走穴”,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让他选择妥协。

“太累了。”在接受本报采访时,他的疲惫就像脸上发红的毛细血管一样,掩饰不住。



资料片

对话“大衣哥”朱之文

我还是想当个农民

本报记者 张子森 刘遥

■我不管,我想去就去不想去就不去。可是县里说我不去他们就没法交代了,呵呵。

■我从来没有对自己满意过。都说我唱歌的水平已经不用再学了,不过我觉得还不行。

■没找我的更好,那我就回家,想干点啥就干啥,自在。

■(生活)太好了我也不习惯。吃得再好也没有让我在家喝碗糊糊舒服。

■我家里还有一件比那个(大衣)还旧的呢,是干活的时候别人给我的,让狗给我撕得袖子没有棉花了,撕了好几个口子。



▲5月27日,本报记者(右)采访朱之文。张子森 摄

“大衣哥”朱之文

朱之文,1969年出生,菏泽单县郭村镇朱楼村人,今年3月在山东电视综艺频道《我是大明星》选秀栏目中,朱之文身穿军大衣,演唱了一曲《滚滚长江东逝水》,如杨洪基原音重现,技惊四座。后来这段视频发到网上,引来大量网友的关注和热捧,朱之文随即被网友奉为中国“真正的农民歌手”,绰号“大衣哥”。

5月15日,朱之文受邀出任菏泽慈善形象大使。

钱。
齐鲁晚报:但你出名那次不是有10万块的奖金吗?

朱之文:比赛完了他们给钱了,好比他说的是十万,到时候给你一半,那一半是20%的税,演员的税高。有的10万给你8万,8万又得扣3万,说是包装费,咱也不懂得。

齐鲁晚报:现在只要参加活动就有钱吗?

朱之文:不是。《星光大道》、《鲁豫有约》、上北京电视台没挣钱,上菏泽那边也没挣。人家都是大电视台宣传都是不给钱的。

齐鲁晚报:那商业演出呢?

朱之文:现在商业演出人家能给个四五万吧,但我还从没参加过这种活动。倒是有人给我打电话,问“你商演吧?”“你要多少钱?”有个人找我,说成龙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演出,我这不是想去吗,正好《我是大明星》节目决赛,不让我去,就放弃了。

齐鲁晚报:有没有人找你拍广告?

朱之文:有,不过我还一个没做呢,没时间。广告有卖化肥的、卖玉米种的、卖煤的,都是跟农民有关的。

齐鲁晚报:那得看清楚是不是假货。

朱之文:那是,咱不能把假的说成真的,帮他们坑老百姓,农民赚两个钱都不容易。

齐鲁晚报:挣的钱怎么花了?有没有人来借钱?

朱之文:有,还不少呢,三天两头来我这借钱。

齐鲁晚报:借不借?

朱之文:有时候借给他们,也不能都借出去,以后还得花钱。我有这个脾气,我不借人家的钱,手里有个一块两块的都能撑得下去,在农村花不了多少钱,有粮食、有咸菜,大鱼大肉的我也不习惯。

齐鲁晚报:你会借给谁?

朱之文:有了钱该帮助的(就)帮助谁点,能办个小厂子就办个厂子。我这些钱也得花啊。上哪里去一个伴奏带也得一两万,让我自己掏我用啥?我家又没有小买卖,也没有粮食可卖,只能在外边挣点钱,凑够做伴奏的。再说往后还想提高水平,再学学唱歌。

齐鲁晚报:这是你以后的打算?

朱之文:对,要是再不学,就老是停留在这个水平上了。走一步看一步吧。

“李宇春是谁?”

齐鲁晚报:对自己现在唱歌水平满意吗?

朱之文:我从来没有对自己满意过。都说我唱歌的水平已经不用再学了,不过我觉得还不行。

齐鲁晚报:有特别想跟着学的老师吗?

朱之文:嗯,这倒没有,我认为不管是哪个老师,不管是专家还是要饭的,只要是教得好我就可以认老师。

齐鲁晚报:见过那么多大明星,还一起唱歌,他们怎么评价你?

朱之文:他们不敢想象,一个农民没学过唱歌还唱得这么好,他们也觉得不好意思无地自容。

齐鲁晚报:这是对你很大的夸奖了。

朱之文:我这个人,夸奖也好,说我不好也好,我无所谓。

齐鲁晚报:还是更享受唱歌的乐趣。

朱之文:对,我觉得人要是得冠军,不是谁想得就得到的,有这个能力就是不要也给你,你没这个本事强要也给你不了。

齐鲁晚报:你觉得他们给你这个冠军是不是也和农民身份有关系?

朱之文:嗯,是的,是的,我觉得有。

齐鲁晚报:会不会觉得名不副实?

朱之文:我不在乎这个。

齐鲁晚报:其他的选秀节目您看吗?

朱之文:我不看。我自己的节目我也不想看,也不在乎。上《星光大道》的5个选手都提前几个月、半年准备,我是明天比赛今天还在玩着,我不在乎那个。导演喊这个喊那个,我就在舞台下玩起来了,喊到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

齐鲁晚报:怎么玩?

朱之文:就是看热闹,看节目呗,看看这个看看那个的,叫到我才知道得冠军了。

齐鲁晚报:你知道同样草根出名的李宇春吗?

朱之文:李宇春是谁?也是唱歌的吗?她唱的啥歌?

齐鲁晚报:她唱的是流行歌曲。

朱之文:哦,一般唱民歌的我都知道,像于文华、董文华、杨洪基、蒋大为们。

齐鲁晚报:有没有最欣赏的女歌手?

朱之文:最喜欢的我觉得是张也、宋祖英。

齐鲁晚报:宋祖英去国外开演唱会了,你会不会也想出国唱歌?

朱之文:我能唱好这几首歌就不错了!没找我的更好,那我就回家,想干点啥就干啥,自在。

“大衣找不着了”

齐鲁晚报:出了名不自在?还能保持以前那种状态吗?

朱之文:不自在,就是不让我保持我也得保持。我这个性格、脾气就是这样。

齐鲁晚报:这样的生活还得持续很长时间,能适应吗?

朱之文:一般的事是我能适应,想适应也很快。再不愿意干的事一适应起来,也觉得很舒服了。

齐鲁晚报:相比之下,更愿意当个歌唱家还是农民?

朱之文:还是想当农民。

齐鲁晚报:但唱歌挣钱肯定越来越多。

朱之文:(生活)太好了我也不习惯。吃得再好也没有让我在家喝碗糊糊舒服。

齐鲁晚报:你好像是想家了。

朱之文:那怎么不想,当然想。家里的羊还喂着哩,狗让我送人啦,送给那个歌唱家于文华。我还给她一只鹅一只鸡,现在俺家没有了,又重新养了两只小鸡,买来的时候两块钱一只,我先尝着,下蛋了我再给他钱。要不他骗咱咋弄!

齐鲁晚报:什么时候见的于文华?

朱之文:参加星光大道的时候。(猛然想起来)还有老毕送我的一件衣服也落他家里了。老毕给我两身衣服呢,台上给我一件,舞台下也给我一件。

齐鲁晚报:那件大衣呢?放家里了?

朱之文:大衣找不着了!人太多,这个看看那个看看,看着看着就不知道被谁拿走了。

齐鲁晚报:有没有主办方让你演出的时候一定穿着大衣?

朱之文:有,我家里还有一件比那个旧的,是干活的时候别人给我的,让狗给我撕得袖子没有棉花了,撕了好几个口子。

齐鲁晚报:你现在穿的白衬衫好像不算干净,就这么演出?

朱之文:没事,洗洗就行。不讲究那么多,很好了我也穿不习惯。

齐鲁晚报:这是你的性格决定的吗?

朱之文:我觉得家里人都说我跟《射雕英雄传》里那个“老顽童”周伯通似的。我确实是这样,在家里就领一帮小孩玩,爱看动画片,比如喜羊羊与灰太狼、猫和老鼠、机器猫啦,上墙、上房,玩个小手枪、小飞机什么的。

齐鲁晚报:现在还看喜羊羊吗?

朱之文:(叹气)哪还有时间看啊。